

制造中原绑架第一案

疑犯绑架女孩索要800万

河南省新密市一位经营玉器的商人因种种原因破产后,开始心理失衡,憎恨社会不公。为发财,他找来3个同伙,经过密谋、跟踪、踩点,绑架了一名13岁的小女孩,目标直指小女孩的父亲——开煤矿的巨富老板,索要赎金800万元,建国以来河南绑架案赎金之最。

2006年6月,“落魄商人”等4名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批捕。

▶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13岁女孩
上学路上遭绑架

2006年4月25日,河南郑州。吃过午饭,13岁的女孩杜小雨打着雨伞向学校走去。杜小雨的家位于郑州市健康路某小区,她是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小学的学生。从家到学校,步行只有短短9分钟的路程。但她万万想不到,她背后,一辆红色昌河汽车正紧紧跟着她,3双邪恶的眼睛更是死死地盯着她。

“小姑娘,你奶奶是不是在新密?”14时许,离家200米远后,昌河车上跳下一名中年男子,他身穿黑色上衣,操着一口新密口音,上前和杜小雨搭讪。

面对陌生人,杜小雨很警惕地回答了一声“是”。听到杜小雨的回答,中年男子突然径直上前,一把捂住小雨的嘴。杜小雨本能地挣扎。这时,从昌河车中又钻出一名年轻男子,撕扯着把小雨塞到了车里。

昌河车疾驶而去,迅速消失在雨幕中。

杜小雨的父亲叫杜路川,今年36岁,在河南新密市开有一家煤矿。

杜小雨出事的当天,杜路川正在北京出差。当天下午14时49分,杜路川突然接到一陌生男子的电话,对方只说了一句:“你家小妞儿被我们绑了。”还没等杜路川反应过来,对方“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十多分钟后,杜路川正准备往家中打电话问情况,手机又响了,还是刚才那个号码。电话中,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传来:“你姐在俺手上,很安全,你放心。咱只是求财的!”电话马上就断了。

杜路川赶紧给家中的妻子徐莉打电话,问女儿现在怎么样,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徐莉说女儿已经上学走了,还没有多长时间。杜路川赶紧让妻子去找。徐莉立即赶往学校寻找女儿,但没有找到。这时,杜小雨的一位同学反映说:上学的路上,他看见杜小雨被一辆红色面包车接走了。

电话那边,杜路川惊慌失措。就在杜路川准备通知亲戚朋友四处寻找女儿时,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一条短信信息:“不准报警,否则后果自负。”

身在北京的杜路川冷静了一下,随即拨通妻子的电话,两人简单商量后,决定赶紧向“110”报警。随后,杜路川飞速购买了最快一班返回郑州的机票。

郑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将警情通报给金水分局后,金水警方迅速启动了大要案快速处置预案。

“4·25”专案组迅速成立,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杨玉章任组长,抽调近百名精干警力展开侦查。

嚣张绑匪
索要赎金800万元

当日17时许,杜路川正准备登机时,陌生男子的电话第三次打过来:“赶紧给我准备800万元,没商量的余地,交易地点等我电话!”

18时40分,杜路川乘上驶向郑州市区的出租车。此时,他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800万元对你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希望你明智点,我们会保证人质安全,如果同意了就回个短信,给你一天准备时间,我相信你不会让你女儿出事吧。”

杜路川回复:“同意给钱,但不要伤害我女儿。”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绑匪所用的手机卡号以前从没有使用过,而且该手机卡号在案发后,没有拨打过其他手机,也没有发过短信,典型的专号专用。而且,绑匪在与受害人家属通话时,不断地变换位置,通话时间很短,通话完毕后立即关机,给侦查带来一定难度。

所幸的是,警方根据绑匪的手机号码,查出购买者是一名叫张超的新密男子,但所登记的身份证号码错误。可以推测,是用假身份证购买的手机号码。警方同时发现,与该手机卡号相邻的4个卡号,也被同时购买,登记的购买者也是张超。警方分析绑匪应该在两人以上,而且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

警方随后对该手机号和与它联系密切的手机号进行了监控。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上午11时,杜路川再次接到绑匪的电话,他们催问:“钱现在准备得咋样?”

杜路川回答:“已经凑了200多万元,剩下的正在积极筹备中……”杜路川想多拖延一些时间,但对方立即挂断了电话。

就是这短短不足1分钟的时间,令警方一阵兴奋,他们已经通过技术手段,测出绑匪的行踪了——绑匪就在2公里的范围内不断兜圈,警方立刻锁定了该男子的行车范围。与此同时,警方还发现,绑匪的两部电话联系非常密切,其中的一个手机信息为:“一定要看好小孩,给她买点早点吃。”侦查范围再一次缩小。

锁定绑匪活动范围和情况后,专案组得出结论:团伙作案,有3人或4人,使用5张手机卡,开一辆红色面包车。

该车当日在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瑞达路南流小区门口附近出现过,人质极有可能藏匿在开发区的石佛镇一带。30多名民警立即奔赴南流小区附近展开布控。

4月26日15时许,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瑞达路南流小区门口,一辆停在路边的红色面包车非常显眼。车上,一名男子正鬼鬼祟祟打电话,便民警突然冲上前去:“别动,我们是警察!”

该男子吓得手一软,手机“啪”地掉落在地。

民警拾起一拨号,该手机号正是多次向杜路川催要800万元赎金的电话号码。经就地突审,该男子供述他叫李建东,还有两个同伙正看守人质,杜路川的女儿被藏匿在郑州市南流小区1号楼3单元1楼西户。

南流小区。警方刚进小区院内100米时,发现路边的一人正神色慌张地向门口张望,车内的李建东见状赶紧低下头来,警方立即将那人控制。经讯问,此人正是李建东的同伙冯小五。

在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带领下,警方来到一处尚未装修的住房前。

“谁呀?”听到拍门,屋内立即有人回应。

“小区物业的,楼上水管漏了,检查一下你屋内的水管。”

门刚刚开了一条缝,两名民警立即冲了进去。屋里的人赶紧去抓地上的铁棍,被民警当即按倒在地。

屋内一角,杜小雨被尼龙绳绑着双手、胶带纸粘住嘴巴,坐在地上,两眼恐惧地望着门口。被揭开胶带纸后,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大喊着要回家,要见爸爸妈妈……

接下来,此案的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

欠下外债
“落魄商人”盯上富家女

李建东现年36岁,家住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周楼村。和一般的居民不同,处于县城中的李建东一直关注着致富信息来源,他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脑袋瓜颇为灵活,年轻时就走南闯北做生意。20多岁时,李建东就有了十几万元的积累。

2004年1月,有了原始积累的李建东投资几十万元,在新密市开了家玉器公司,主要经营玉器的加工销售,还兼营玉石的采选。

可惜的是,由于市场饱和及恶性竞争的原因,再加上经营不善等因素,公司不到1年就倒闭了。此时,李建东赔得一塌糊涂,欠下近200万元的外债。

从此,每天都有债主前来讨债,李建东四处躲藏,从昔日的鼎盛商贾到今日不值一文钱的穷光蛋,李建东的形象狼狈落魄至极,更有人私下称之“落魄大侠”。

家徒四壁,发财心切,李建东开始憎恨社会的不公,瞧瞧周围,那些昔日不如自己的人,开矿的开矿,淘金的淘金,如今都成了千万富翁,甚至当中不乏有亿万富翁。

2006年春节过后,李建东来到郑州市区,找到在郑州开出租车的朋友冯小五。25岁的冯小五是安徽省东至县洋湖镇人,来郑州6年了,收入一般,生活也是不尽如人意。

李建东说,如果想弄大钱,必须绑票!那天晚上,醉醺醺的两个人定下“干大事”的目标:瞄向周围的富商,绑架人质,要他几百万元赎金,得手后就远走高飞!

考虑到人手不够,李建东拉来了33岁的老乡李建锋,冯小五则找来24岁的郑州网友王笛。4个人一拍即合,聚在一起,用3天时间“研究”透彻绑架的细节。

准备就绪后,几个人开始寻找作案目标。按照李建东的提议,首选作案目标是住在郑州市优胜北路某小区的一个企业老板,该老板新买了一辆没有挂牌照的奔驰越野车,肯定是个有钱的主儿。但是,几个人在该小区附近守候了一个月,也没有见到该老板的影子,发现无机可乘,只得改变绑架计划。

随后,李建东又将目标放在了杜路川身上。李建东和杜路川的老家都在新密市,李建东知道,杜路川在新密市开有一个大型煤矿,在郑州置有房产。他推测,杜路川至少拥有上亿元家产。瞄上杜路川,就等于瞄上了大把的银子。

李建东对杜路川的家人进行全方位跟踪,最终,他们将绑架目标锁定在杜路川的独生女儿小雨身上。2006年春节过后,李建东等就在杜路川住的家属院附近跟踪、踩点,由于杜小雨一直与同学结伴上学,绑架计划几次落空。后来,经过3个月的盯梢,终于在4月25日,一场小雨帮了他们的忙,独自上学的杜小雨被强行塞进了面包车。

据李建东供述,他们将人质藏匿在租赁的房子里之后,又兵分两路查看情况。一路乘出租车到绑架案发地附近,看有没有警车。另一路则来到杜路川的老家,看他们有什么动静。如果人质家属报了警,他们就立马撕票。没想到,他们很快就落入恢恢法网。据《法制与新闻》

女儿高考达二本线
贫穷父亲上吊自尽

6月19日夜,山西榆社县一高考考生的父亲服农药身亡。原因是他的儿子高考后估了600分,被高校录取是铁板钉钉的事,而作为农民的他却付不起儿子的大学费用。6月27日,同样的悲剧在翼城县上演……

李明海是山西翼城县唐兴镇南官庄村一位贫困木讷的农民,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却坚信,没文化就没出息,因此砸锅卖铁也要供女儿读书。女儿铃铃也很争气,今年高考考了532分,达到了二本录取分数线。但谁也没有想到,得知女儿高考成绩的第二日,50岁的李明海用一根捆麦的绳子,把自己吊在了土窑的门框上。乡亲们都说,是大学昂贵的学费逼死了李明海……

一个贫穷但自尊的父亲

7月7日,骄阳似火,我们驱车来到翼城县王庄乡龙女村。李明海是在这个村子的一孔土窑里自尽的。土窑是该村村民章兰馨(化名)的。

几年前,经人介绍,丧妻多年的李明海带着女儿铃铃与丧夫多年的章兰馨一家生活在一起,李明海与章兰馨做了不领结婚证的路夫妻。章兰馨有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女儿已出嫁,儿子在附近的铁矿上打工,还未娶亲。

除了侍弄庄稼和果园,李明海平时靠掏大粪维持生计。这个活儿又脏又累,收入也不多。为了让女儿能安心读书,李明海日复一日早出晚归地劳作,从不偷懒懈怠。女儿上高中后,他还借了五分利的高利贷。

铃铃今年参加高考前,李明海破天荒地去了趟学校,除了送生活费,还鼓励女儿不要紧张,好好发挥。考试还没结束,他就对一个邻居说,他相信女儿今年一定考得上,就是他这个做父亲的没本事,那么多钱的学费,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章兰馨劝他想开一点,她兄弟姊妹多,大家凑一凑,应该没问题的。可从此,李明海就长吁短叹,心事重重。章兰馨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患了抑郁症。吃了些药,也不见好。

6月26日,铃铃到学校去查分数,回来说,考了532分,超过了515分的二本录取分数线,被第一志愿西安工业大学录取应该问题不大。好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许多人向李明海祝贺。但李明海恍惚,答非所问。邻居叫他打扑克,他心不在焉,屡屡出错牌。

第二天凌晨,章兰馨起床给儿子做早饭,李明海说他有点头痛,想多睡会儿。上午8时多,章兰馨让铃铃去叫他爸起床,哪儿都没找见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袭过章兰馨心头。她发现放牲口草料的土窑的门怎么也推不开,抬头再看,李明海把自己吊在了土窑的门框上。她和铃铃赶紧把人先放下来,又做人工呼吸,又掐

人中,但已回天乏术。章兰馨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一个勤奋又自强的女儿

7月7日,酷暑难耐。翼城县北郊区的一个砖窑里,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干着活,不时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满脸的汗水。

在工人们当中,19岁的铃铃正在吃力地拉着一个装满砖坯的平车,绳子深深地勒进了她柔弱的肩膀。两岁时,一场大病夺去了她亲生母亲的生命。从此,她和父亲相依为命。“爸爸特别疼我,不管在外面干活有多苦多累,回家后,他都是乐呵呵的;爸爸一直很宠我,从来没有打骂过我。虽然亲手办完了爸爸的丧事,但我一直不相信爸爸永远离我而去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还每天关心注视着我的一切。”

铃铃学习非常用功,生活也很简朴,每星期只花不到十几元钱的生活费,而考试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每当铃铃把考试成绩带回家给父亲看时,就是他们家充满欢乐的时候。

2005年,铃铃第一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一年,她发挥不理想,高考成绩距录取分数线差几分。分数公布后,父亲没有责怪她:“今年没有考上,明年再考!”

铃铃再一次走进中学校门,带着父亲的厚望,她愈加努力。

6月26日,是高考分数公布的日子,这一天,铃铃一大早就赶到学校,怀着忐忑的心情查询自己的分数。“532分!”超过了二本录取分数线!同学们纷纷向她表示祝贺,她自己也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和艰辛供养她的父亲了。

一回到家,父亲就关切地问她的考试成绩,铃铃如实告诉了父亲,父亲显得非常高兴,她的志愿是西安工业大学,没有特殊情况,两个月后,她将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

高兴和激动之后,铃铃看到父亲脸上掠过愁容,她知道父亲开始为她的学费发愁了,家里什么也没有了,大学学费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懂事的铃铃安慰父亲:“不要着急,会有办法的,这么多年都坚持过来了……”

6月27日早上,铃铃叫父亲吃早饭。突然,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父亲把自己挂在了门框上!永远离开了她!

7月1日,按照当地习俗,铃铃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安葬了父亲。之后,她离开了龙女村的继母家,借住在三婶家。三叔和三婶都在砖窑干活。在铃铃的央求下,7月4日,三婶带着铃铃到砖窑干活。

7月8日,翼城县教育局局长郭生财得知铃铃的遭遇后,向记者承诺:“铃铃大学4年的学费,我们政府全包!”

据《三晋都市报》



铃铃在砖窑搬砖坯